

舞蹈的悬念

文/任美康

一个顶呱呱的男人,一个好端端的女人,明目张胆,或是偷偷摸摸,进过几次舞厅,就跳出“不好”的事情来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水,盛产有关舞场的悬疑故事。寻常的三步、四步,幻化为妖步、狐步,像刀尖上翻转,又如悬崖边腾挪。肚皮舞、贴面舞之类,则直通通与高危行为画上等号。舞蹈本身的属性,皆被忽略不计,一些伙计津津乐道的,只是空穴来风。两口子同床异梦,因为跳了;年轻人破罐破摔,因为跳了;老家伙晚节不保,因为跳了……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情节,成龙配套,曲里拐弯,有鼻子有眼儿。

一位朋友,迷上跳舞,且只认拉丁。她住美国,从这个州跳到那个州。她去西欧,从伦敦跳到巴黎。回到中国,陀螺般转战北京、上海、广州,会合同道,切磋技艺。舞者之组合,明白无误的雇佣关系。通常是有钱有闲的女性中老年做学徒,有艺有貌的年轻小伙子当师傅。虔诚的学徒,一旦上瘾,成为生活中的依赖,碰上异地交流、竞赛,常会心甘情愿地额外破费,为师傅置办行头,包揽旅费。而师傅享有的种种孝敬,因由言传身教的劳动换得,往往受之坦然。朋友曾带我们实地见识,挑逗而狂放无羁的音乐中,亲昵而不可省略的动作中,默契的师徒,举手投足皆心领神会。但又确乎看不出暧昧与缠绵,看不出诱惑

与欲念。散场时分,彼此“拜拜”,扭头上车,绝尘而去。此种玩法,绵延中外,定有大堆合理之处。但仍有较真:“我就不信,拉拉扯扯的拉丁,不是姐弟情、师生恋的温床?”是怎样,不是又怎样?单一、武断的结论往往隔靴搔痒。我不接茬,因这类话题,并非关注所在,最多只是舞蹈带给生活的悬念。

八年前的五月下旬,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,看过纪念舞蹈家米肖尔·佛肯的专场。其中一个章节《轻盈的少女》,诚如舞名,悦目之至。尤物满台,轻盈一片,行云流水般变幻出急而高的跃起,轻而稳的落地。目睹过国内同类演出,几乎多半演员让人捏把汗的,恰是跃起与落地。终究是舞盲,瞧过热闹,渐生疲惫。忽觉周围出现似有若无的骚动,细看台上,一位中国姑娘,正居中领舞,一招一式,技压群芳,尽显东方柔韧、静美的内敛,挥洒出同场舞伴难以企及的玄妙。天鹅中飞出金凤凰的压轴安排,堪属颠覆观众意料的“包袱”。但此刻提起这段往事,仍旧不属于舞蹈本身的悬念。

言归正题吧。清风明月的某晚,走进某剧场的舞蹈晚会。落座之后,学习节目单。一行行读下去,驻目于三个字上。演出过半,终于轮到《青花瓷》。大幕启开,一个花容月貌的集体,神采奕奕地组合成一尊青花巨瓶。闻听邻座

几许惊叹,不由得生出惋惜,并心下预测,眼前造型必定迅速碎开,历经一通起承转合,又重新合拢,恢复原状,然后收官。接下来的流程,果不其然。但观众的新鲜,已提前支付,礼貌的鼓掌,带出勉强之相。假设,以我外行的想法,避免先声夺人,服饰一色土素,每个演员自成飘飞的精灵,再有多番分合散聚的回环起舞,宛若陶器制作的揉搓。待到尽兴、尽情之际,借助灯光切换,倏忽间众姑娘青花衫着身,凝固成有形有神的成品……猜想满堂掌声,一定经久不息。因为此时的看客,使劲拍手,不是展现教养,而是表达惊喜。

悬念是诸般艺术的支撑。上来就辟出一条岔路,让人坠入兴趣,往下的进展,难以推知,终局的模样,更无迹可寻,这就叫引人入胜。除了着迷其音乐、布景,着迷其仅靠身体,便能无声叙说世间的喜怒哀乐,发烧友们享受的(或曰缅怀的),一定还有经典行进过程中,那份非凡的悬念。敞开了说,琢磨艺术的人,轻忽悬念,便近似职业的误会。无论编舞、编歌、编相声、编杂技、编戏剧、编影视,甚至包括照相、画画、写毛笔字,如果置悬念于不顾,便会以咫尺天涯的距离,表明阁下,可能入错行了。■



嬉
摄/田必勇

故乡只在心中

文/余一鸣

我的故乡是一个叫茅儿墩的村庄,它坐落在固城湖畔的圩区。我的父母在村旁的一所学校做教师,我在这个村里生活了十多年,我所有关于少年生活的记忆都离不开这个小村的背景,离不开那间青砖黑瓦窗户狭小的老房子。读大学时我在一本叫《雨花》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,小说题目是《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》,那其实就是写的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,同学们以为我是虚构了一个村名,我说不是,只有用这个名字,我的笔才能回到那个真实的村庄。

从我读大学那年起,我就离开了茅儿墩,我做教师的父母退休后就搬到了县城。只有在我的文字中,或者是梦境中,我还能回到茅儿墩。其实我从前的伙伴们现在已没什么人还住在村子里,茅儿墩属于先富起来的村庄,当年与我同龄的苦孩子几乎都成了建筑商和养殖大户,他们大多搬进了南京,差一点的也住在了县城。但是,我却一直惦记着那个叫茅儿墩的村子,有一天,我驱车100多公里,将车远远停在圩埂上,独自踏进了村庄。

村庄静悄悄,没有人的喧哗,偶尔有一只土狗走过来,看看我,不吠一声又低头而去。从前,只有农忙季节村里才如此寂静,而现在,是秋闲,村里竟如此冷清,我知道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,或者进了固城湖养螃蟹,村里剩下的只有老人和没读书的孩子。我走进巷子,从前脚下的青石板已变成了水泥路,平坦流畅却少了跌宕。我知道这是我一位儿时伙伴的善举,他掏钱把村里村外的石

板路都修了水泥路,让过年时省城县城归来的车可以一径开进自家院里。抬起头,巷子的两侧是连绵的楼群,圩区地金贵,祖上传下来的老房子都屋檐搭着屋檐,吃饭时端着碗可以穿越隔壁人家的堂屋,顺便挟上一筷子菜。现在,贴着瓷砖的高墙也比肩而立,但墙顶插着的碎玻璃或者铁刺却闪烁着寒意。间或有一两位老人在铁门后探出头来,我正要招呼,铁门已在瞬间关闭,只留给我门锁碰合时金属的一声冰响。

我直接去寻找我从前的旧居,不知是否真的存在感应,我有几分不好的预兆。父母搬到县城后,老屋就卖给了邻居,因为破旧窄小,它成了堆放杂物的处所。按老人们的说法,房屋一旦没了人气就会颓败得很快,我担心它已变成委弃的废墟。果然,我思念的老房子真的不复存在,那里只剩下残垣围成的一个荒园,一丛丛茁壮的野草在断砖碎瓦间蓬勃向上,仿佛刻意遮掩这土地曾有过的历史。我站立其间,默默比照着什么地方该是我的房间,什么地方该是父母的房间,什么地方该是厨房、鸡窝,记忆如潮水一般将我淹没。

我悄悄地退出了这个还叫茅儿墩的村庄,我本来还要去寻找生产队里的牛屋,那里有过我最温暖的冬天,金色的稻草,乌色的牛粪干,我和牛们在屋前沐浴冬日的阳光;我本来还要去寻找村前的石桥,那里有过我最疯癫的夏天,我们赤裸的身子从桥上跳水,船夫在桥头匆匆避让的惊慌,少女在河埠捣衣低头时的羞赧,至今难忘。但我还是退出了村

庄,我害怕更多的失望会刺痛我将来的回忆。

这以后我多次谢绝过儿时伙伴们一道回茅儿墩的邀请,我以为我已回不到我少年时代的茅儿墩。但茅儿墩却执著地呼唤着我,常常在我不经意时提醒我,就像是我在陌生的地方居然能听到有人喊我的乳名。

曾经有一回在安徽的宏村,我因为找不着旅馆住在农家,徜徉在石板街巷,正逢黄昏炊烟袅袅时分,忽然听得悠长的声声呼儿归,真的就看到一少年应声在我身侧奔突而过,茅儿墩的青石板巷立时就浮现在我眼前。

曾经有一回在普陀的海滨,我逞能从峭壁一跃入海,以中年之躯劈波斩浪,博得岸上阵阵叫好之声,习惯性地一甩头,以掌拭脸,眼中竟是当年邻家少女的雀跃欢呼。

曾经有一回在云南的海子,我骑着牧马在草地奔驰,我不断耸动鼻翼,闻到了一股亲切的马粪味道,不由得在马上吼起了当年在牛背上吼的放牛曲。那天的梦里,我又回到了牛屋前,手里捏着一片片牛粪,急急地烧着刚从生产队里偷摘来的毛豆荚。

我终于明白,故乡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,留不住的是故乡的风土草木,挥不去的是故乡的岁月印痕。我辈俗流,既非名人,更非伟人,探访“故居”其实只是寄托一份乡思而已。日新月异,老屋不存,遗风不再,其实是历史的必然,所谓一个人两次进入的不可能是同一条河流。这样一想,惆怅之余,心中就添出几分释然。■

气息

文/杨葵

立秋这天,北京的溽热好像突然退兵三十里,就算还在不远处虎视眈眈,也明知会随时反扑,毕竟天高了,风爽了,太阳地里再烤再灼,一进阴凉地儿,小风在衣服和身体间游踪,瞬间嗅到凉风的气息。

如此触动了记忆,还在少年,也是这样的情境里,写过一句诗:“一段记忆在你周围,幻想/是秋后斜阳落山……”

这是忆中忆了,记忆中的我,在写记忆。所写的那段记忆,又是更幽深处一段内心影像。这是个深不见底的螺旋,只从立秋日的凉风气息,能回到累世之前似的。

记忆总是突然启动,启动点无非眼耳鼻舌身意,用心稍细者,不难觉察到具体由哪一点触发的。假如有过一些心行观察训练,或许还可以再将这一点向前追溯,记忆还在氤氲积聚,连碎片都未及形成时,即已省察。

眼耳鼻舌身意,不同启动点的力度,在不同人那里不尽相同么?我自己的体会是,嗅觉来势弱,不争不抢,甘当陪衬,却悠长绵长。

一人秋,菊花竞相开放的情景不远了。菊花与秋天的记忆,是通过嗅觉在我心里呈现的。很多年前的秋天去成都,某天兴之所至,从一扇能见到主席像的大门口出发,江汉路向东不远,右拐入干祥街,行至青龙巷,到底左拐,上青龙街。街上有个中学,进校园,一操场,学生在上体育课,奔跑嬉闹,围墙边一排矮树。这时电话响了,我对电话那头的人说,正在你当年读书的校园啊。她说那排矮树有一棵还是她当年“冢”的。我说“种”发第四声。她说

成都人发不好这个音。

就在那天穿越青龙巷时,小巷两侧,三五成群的居民,竹藤椅围着矮木桌,麻将哗哗的。瓷盖碗,玻璃杯,搪瓷缸子,三花茶,漂浮茶面的茉莉花朵。这些是视觉的记忆。

嗅觉呢?总有隐隐的花香,伴奏各种目力所及物。因为是伴奏,其实当时并未留意,时隔多年再嗅到那股气息,浩如烟海的记忆总会准确地翻到成都这一天,这一页。而竹藤椅、麻将牌、三花茶,没有如此精准力道。

一直想那就是菊花香,因为后来曾经邂逅那气息,在一盆菊花旁,当时一猛子扎入记忆,在里边翻翻找找,当年青龙巷那些低矮的老房子,窗台上,户门旁,三三两两的菊花的影像开始浮现。可如今要写成文字,又犹疑了,我对花草无知,各种花香在我这儿就是一团浆糊,当年窗台上、户门旁的那些坛坛罐罐里,真的是菊花么?

微信上问现在的成都友人,刚进十一月的时候,成都有菊花吧?菊花香气浓么?我恐怕是幻觉吧?友人回答:有菊花,有香气,不是幻觉。

有趣的是,看了这回答,并没有记忆坐实的踏实,反而连现世这一问一答,也一并觉得是水中月、镜中花了。■